

苹果与苹婆

文 / 马俊江



中国自古就有苹果，只不过最初的名字叫柰（音同“奈”），现代植物学称之为绵苹果，“绵”是软，指的是果肉口感。我们也不再叫苹果为柰，但得认识它，因为它还在唐诗宋词里。“累累后堂柰，落尽风雨枝。行乐偶散步，倚杖聊纵窥”，这是宋代大诗人梅尧臣的诗。他家的后院里有一棵果树，风雨过后，果实掉落。诗人散步时，走到树下，抬头仰望，看看枝叶间，是否还有挂在枝头的柰。

魏晋时期，佛学东传，中国人开始译佛经，很多梵语词汇也跟着进入了汉语，柰，也随之有了个新名字。鸠摩罗什译《法华经》，说佛陀嘴唇红润如“频婆果”，从此以后，这个说法常见于佛经。佛经里的翻译倒是比较统一，基本都写作频婆。但流传开去之后，怎么写的都有。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高明凯先生本业是语言学家，编辑过一本《汉语外来词词

典》，其中说苹果时就录下了频果、频频罗、频波等八个不同的写法。其实远不止八个，要想找，还有很多怪异的写法。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朱有燾有诗“猩血平波颗颗匀”，诗中的“平波”也是佛经里说的频婆。但不管怎么写，频婆之类都太不像水果的名字。清代大学者阮元就很不高兴这样的命名，写诗说“频果乃大柰”，可是“佶屈闻梵音”！唐代也有人把这个译名写作苹果，但远不及频婆更为流行。直到清末，苹果才逐渐取代频婆之类的译名。尘埃落定，经历了一千多年，苹果才有了一个很中国的名字。

苹果放弃了古译名频婆，但另一种植物却用它做了学名。宋人朱翌有诗，题为《乞双峰山频婆果》：“我闻如来有佛眼，结子成时速寄来。从此慈悲修广目，得争开处便争开。”诗里的频婆不是苹果，苹果像红脸蛋儿，不会像眼。双峰山在广东，朱翌

曾被秦桧贬谪到那里。广东的频婆树结的是荚果，俗称凤眼果。

佛经用来形容佛祖嘴唇红润的频婆到底是什么，宋代就有争论。多数人说是红苹果，但有去过岭南的人，认为南方的凤眼果更合适：果荚红色，成熟开裂，如眼，也如唇。现在，南方频婆的学名写作苹婆。网络上有个段子，说小孩子写作业，不会组词，问妈妈。妈妈生气，说组词还不容易。小孩子理直气壮地说，苹果的苹，你组个词看看。妈妈赧然。段子的作者一定是北方人，广东人是熟悉苹婆的，苹婆果可以吃，煮着吃，据说味道像北方的栗子。

苹果的名字虽然来自佛经，但也没给它增加什么文化内涵，只是一个奇怪的名字而已，苹婆却有自己的故事。广东旧俗，以苹婆果供奉七仙女，以祈好姻缘，所以它又名七姐果。■